

# 第三卷

# 瀛寰瑣紀

壬申十二月中報館刊

## 瀛寰瑣紀序

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遠吾局耳目而謂所見所聞有必非理之所有者或者其欺我耶吾縱耳目焉而謂所未見所未聞有不妨意以爲說者或者其欺人耶雖然造化之神奇既無所不孕矣古今之奧窔既無所不闢矣氣局既愈出而愈新矣人物既愈出而愈變矣以爲理之所必無何以所見所聞既齒齒鑿鑿其若可據耶以爲意以爲之說何以所未見所未聞又荒荒渺渺其若難信耶吾則謂齒齒鑿鑿其若可據者則仍以意構之而已荒荒渺渺其若難信者則仍以理斷之而已構之以意而雕龍炙鞮堅白異同之說紛其甚也則窮幽極深搜神誌怪續山海之經贊異魚之圖奇瑋詭麗務爲人所難信而又使人眩瞶迷感幾幾乎不可不信此構之以意之妙也斷之以理而准古測今經緯變化之術起其甚也則量天益地制器尙象窮天人之秘宏朝野之謨課虛徵實務爲人所必信而又使人心慕神追幾幾乎不能盡信而究不得不信此斷之以理之妙也蒼蒼者吾知其爲天也請天有九重日月五星今踞其全體南北二極各程其分度則誰梯而升之以驗其然否耶浩浩者吾知其爲海也謂海有四州羣島之裔各擁其君長積氣之區各成其風土則誰航而歷之以證其然否耶吾不敢謂言之庸近者果盡衷於理耶吾亦不敢謂言之夸誕者果盡出於意而不衷於理耶吾尤不敢謂言之似夸誕而實庸近與言之似庸近而實夸誕者果盡爲意之所自構耶抑或爲理之所從斷者耶果盡局耳目而囿於理之所有耶抑或縱耳目而寫其意之所之者耶夫言固各有所當

也文辭之於言則又各有所當而不必以耳目之所習見習聞者爲鄙亦不得以耳目之所罕見罕聞者爲奇夫亦求剖夫理以自盡其意耳次則亦求據其意以繩之於理耳理也者麗於事以見者也意也者觸於事以起者也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遠以目之所接耳之所入焉者爲斷故必附於事而文以出亦必託于文而事以傳古今來與於此者大都皆有所感觸而不能已於言者也惟有所感觸而不能已於言則其中或不免有純違吾意而不顧理之當否者訾議指摘夫乃叢於其文是豈文之咎也哉亦其感觸焉者異耳吾嘗執此意以求古人言事之文則有所謂論議之文焉就其所聞見者而敷陳之辨駁之匡劉賈董之流其純乎純者也有所謂紀叙之文焉就其所聞見者而掇拾之筆削之左馬班范之流其純乎純者也至唐宋以後諸作者其於言事之文則愈橫溢而馳騁矣議論則務取奇創紀叙則務爲詳盡著作之林由此其選也自好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而其爲文也始放恣而莫可窮詰矣然其浩汗支離若無紀極之中尋其脉絡究必有命意之所在雖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豈得曰大悖於理耶自虞初九百之說繁而其爲言也始瑣屑而不足比數矣然雖冗碎凌雜若無足錄而尋其旨趣自各寓名理而有可味者安得不略取其意耶而況乎馳域外之觀者不拘拘於尋常戶庭幃闥之事而欲得夫筆墨烟雲噴薄變化之奇者乎不拘拘於尋常宇宙古今之變而欲窮夫溟渤傲詭蠻觸寓言之妙者乎吾不知作牖下觀守管中見者其尙執夫已見而以爲妄誕不足稽耶抑或將震駭耳目開拓心思而以爲非尋常之聞見所及者耶尊聞閣主人慨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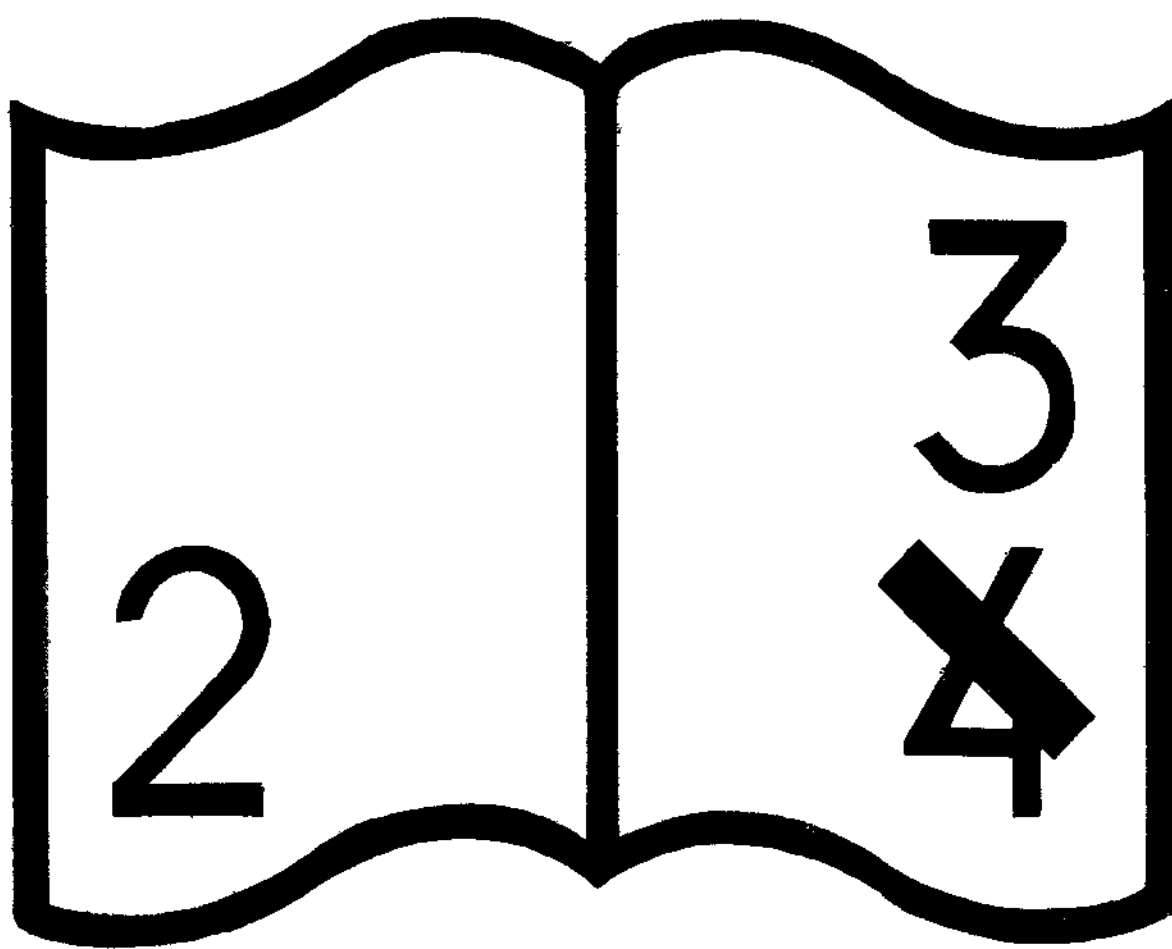
遠志焉思窮溥海內外寰宇上下驚奇駭怪之談沈博絕麗之作或可以助測星度地之方或可以參濟世安民之務或可以益致知格物之神或可以開弄月吟風之趣博搜廣採冀成鉅觀其體例大約仿中西聞見錄而更擴充之積一月之所得成書一卷漸而積之則一歲之中成書十二卷矣而更加以友朋之啟發投贈之往來雖曰見聞固陋亦必有可觀者矣因陸續出以示人其中有局耳目於一隅者吾不敢曰齒齒鑿鑿其竟可據也其中有縱耳目於八溟者吾尤不敢謂荒荒渺渺其必不可據也究之造化之神奇豈能盡測耶古今之奧突豈能盡闡耶人物之愈出愈變者豈能盡窮其情狀耶氣局之愈出愈新者豈能盡得其所以然而推其所當然耶則所謂縱耳目者安必無欺人之談耶則所謂局耳目者又安必無自欺之蔽耶吾誠不敢自信而漫欲人之相信則理之所必無者請一笑置之可也吾堅欲自信而又阻人以必信則意以爲之說者請一筆抹之可也閱是紀者其將以余言爲大謬不然焉否耶時在同治壬申秋九月之抄海上蠡勺居士序於微塵稀米之廬

內地輪船進止議

泰西輪船洩大地造化之奇爲軍國利賴之用英俄味佛諸國以此致富以此致強中土能仿而行之何患不雄跨四海乎顧製造之精工與否特其事中之一端耳其最要關鍵則在於經費之多且在乎駕馭之熟泰西各國官與商財貨互相流通蓋官方則有窮而商資則易集即國債一事君之逋欠於民間者動輒數萬萬數千萬官之所需商皆立應商不慮官之無信官亦不以借商爲可恥凡各國每舉大役與大利鑿山通道動輒千百萬他人聞之狂駭咋舌而斷不遽信者泰西人則視爲尋常之事不特朝廷可爲之官可爲之商可爲之即一介細民倡一新論實可操券爲衆論所許者則在官在商在民皆可湊股助益之一人建議萬人集費一旦獲益則與其事者皆分其利故成事較易即偶有萬不能成而徒滋糜費者亦必至計窮力竭而後中止外人並不以爲非絕無譏刺方且尊敬之體亮之以爲此人真肯用心而非以空言嘗試也彼中習尚如此豈中土萬餘年來吝惜渙散之風氣所能效之乎駕馭之船主無不精習天文廣識地理通曉中外各國語言文字即兵船司炮之官皆善於測量高下遠近其大小炮位每發必中其在船之兵終日所司職事目不旁瞬足無停趾堅忍果毅法律尤嚴鮮有無故上岸及在船酣臥者其桅篷高至十數丈緣索而登捷於猿鳥雖其國之水師提督及王子貴人苟在行伍亦須事事皆能之文案自理焉鎗炮自燃焉即至粗至賤之事皆不憚辛瘁而畢試之上與下有督責而無等威俸餉至優尅減皆絕一旦臨敵登陸則誓不反顧船碎

亦不聞叫號其兵心之堅又如此豈中土之兵鸞凌怯魯所能效之乎具此兩大不能即使魯般操斤公輪造器事物駕乎其上而一旦與之相持相搏亦力有所不繼勢有所難爭矣此情理之顯然而中土局外局中無一思議及之者良可長太息也輪船停固損國體不停亦不足張國威然則如何而後可愚則以為停不停皆可也得其道則可轉敗為功失其道則雖利亦害請先言其不停者無他但改官造為商造一言而已中土之商雖任事之心不如泰西而謀利則一現在上海長江輪船多至十七八隻計其本已在一二百萬皆華商之費附洋行以貿易者十居其九其所以不樂自居華商之名而甘附洋商之尾者其隱情可以理度之矣又上海沙船盛時五千號今只五百號有日少無日多而海運天庾皆賴此以濟不早思變計亦必大碍於京倉又福建已成輪船五六隻每年歲修之需亦復不貲方在交商承領鮮有應者與其官造之而仍望商用之又何如從此即令商造乎官停造則廠基機器費無可補人工匠役勢無可散若果招商接任之則前之所費皆可收回矣說者謂華商願以己資附洋買此時忽強之自造又豈能樂從不知別有術焉夫商之不願者畏官之無信而已誠能盡祛其畏官之隱衷而予以謀生之大道則凡閩省之益商上海寧波之號商皆可羅而致之也姑以二十隻輪船而言每隻用銀十萬兩則器具已極精良計二十隻本費二百萬耳江浙海運一百二三十萬石加以江西安徽湖南北亦可酌提本色七八十萬石由長江東下歸於海運計每年照二百萬石計每石水脚六錢即有銀一百二十萬兩每隻船儘數載米一萬石二十隻船

一月兩次即可四十萬石自正月至五月五箇月中此二百萬皆可運竣矣此一百二十萬水脚之中除去每船每月用度至多一萬兩二十船二十萬兩五箇月一百萬兩尚有二十萬餘利以二百萬資本得二十萬餘利不為過薄矣此外五六七八九十六箇月另載南北往還之貨價尚在外也而洋人連年奪取沙船之利亦可一旦攘歸其半籌本既非太巨得利亦復甚優乃華商卒不敢任者以官之言不足信也沙船之商不樂輪船海運者以沙船失業也今沙船無新添之理但有日少之勢即以向業沙船者令其改操輪船固與素業無損也海運二百萬石議定悉令承載更無慮生計之無出也商人造則費用可以源源不窮商人造則各有身家性命不必他人督責而自能精巧是一轉移間同一造輪而費充工效天淵矣官無費用之籌而海滿輪船之用俟數年之後商力既復商利日饒一切製造亦日習然後再令每有商船四隻者帶造兵輪一隻二十船即可捐造大兵輪五隻以此年年遞加必可五六十隻而後已無事以之南北護商捕盜有事則聽官調遣則在古寓兵於農今則寓兵於商從此月餉歛之商訓練責之商是朝廷安坐而收無形之富亦成無形之強矣於公家有一絲之損乎此較官中籌款竭蹶不遑而又歲修無出駕駛不精者果孰難孰易哉議者皆知習泰西之長技而不知採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焉豈虎賁中郎衣冠優孟而即可自詡得其真種子乎上海一縣號商湊五十萬崇明一縣號商湊五十萬寧波號商福建建甌人亦如之不堪難也然此則指不停造而閩省一局言也閩省之用倍於江蘇故必以商造代任方可將已用帑



编码错误

金歸還原款至於江蘇一局則又別有說矣機器者總名也泰西無事不有機器如種田刈稻織布提絲甚而至於陶冶釜鑿百工之事皆以器代人中土兵燹之後工價無一不昂誠能以局中大機器分造一切小機器如農桑兩項之物精益求精靈便適用則數百金一器即可敵農夫數十人之用工商農販必爭購之其利易溥而惟上海一局司其柄其官中利權專而美矣又內河小輪船不准洋人行駛恐其奪中土之民業耳若準中土之商為內河之用則上海一局專造小輪船出售於各省亦於商民大有裨益是泰西辛苦經營之心計反獨為中國用矣上海一局則專造小輪船而停大輪船專造民間機器而不尚兵船機器用力愈省收效愈多官帑不必罄而年年轉有所獲且停不停皆可之說非騎牆之觀預證固分別蘇閩情形各得其宜而專主以商代官之長策也因勢利導轉弱為強願天下有心人研思而深體之固不必紛紛聚訟刻此舟而求此劍也噫

斯夕閒談小叙

小說之起由來久矣虞初九百雜說之權輿唐代叢書瑣記之濫觴降及元明聿有平話無稽之語演之以神奇淺近之言出之以情理於是人競樂聞趨之若鶩焉推原其意本以取快人之耳目而已本以存昔日之遺聞瑣事以附於稗官野史使避世者亦可考見世事而已子則謂小說者當以怡神悅魄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棄其焦思繁慮而暫遷其心於恬適之境者也又令人之聞義俠之風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悽宛之情聞惡則深惡聞善則深善斯則又古人啟發良心懲創逸志之微旨且又為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大助也且夫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之書國史古鑑之紀載其為訓於後世固深切著明矣而中材則聞之而輒思臥或并不欲聞無他其文筆簡當無繁縟之觀也其詞意嚴重無談謔之趣也若夫小說則粧點雕飾遂成奇觀嘻笑怒罵無非至文使人注目視之傾耳聽之而不覺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厭也則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誰謂小說為小道哉雖然然其者於此則不可視為筆墨烟雲可以惟吾所欲言也邪正之辨不可混善惡之鑑不可淆使徒作風花雪月之詞記兒女纏綿之事則未免近於導淫其蔽一也使徒作豪俠失路之談紀山林行劫之事則未免近於誨盜其蔽二也使徒寫姦邪傾軋之心為機械變詐之事則未免近於縱奸其蔽三也使徒記干戈滿地之事逞將帥用武之謀則未免近於好亂其蔽四也去此四蔽而小說乃可傳矣今西國名士撰成此書務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釣譽真君子神



彩如生偽君子神情畢露此則所謂鑄鼎像物者也此則所謂照渚然犀者也因逐節繙譯之  
成爲華字小說書名所夕間談陸續附刊其所以廣中土之見聞所以記歐洲之風俗者猶其  
淺焉者也諸君子之閱是書者尙勿等諸尋常之平話無益之小說也可壬申臘月八日蠡勺  
居士偶筆於海上廡齋之小吉羅庵

英國小說題詞

此是歐州絕妙詞描摹情態出鬚眉誰知海外驚奇客即是長安游俠兒  
窮鄉安視復何求漁獵從他貉一邱不信此心如止水無端也便逐東流  
並肩游處面無猜誰識檀奴計早排從此香車油壁路花風齊送玉人來  
登山臨水每相從並轡馳驅廣陌中一自兩心聯一氣飛花宛爾逐春風  
禮拜堂中倩影扶雙雙貼地錦氍毹教師一成嘉禮好補當年嫁娶圖  
封爵分符是世家結姻兩族始無差如何一門相配但愛佳人貌似花  
鰥魚苦況有誰憐美眷如花况眼前美煞良朋得佳偶眾香國裏小遊仙  
碧玉原來出小家桶裙曳地面籠紗何當領取殷勤意有女居然賦並車  
阿父防閑意太嚴閉門深鎖玉鈎簾蕭郎獨恨無緣甚從此羞歌昔昔鹽  
歸來病况現維摩擁榻支離奈若何藥店飛龍驚出骨癡心終冀苦心多

師任然  
不把

時夕間談小叙

小說之起由來久矣虞初九百雜說之權輿唐代叢書瑣記之濫觴降及元明幸有平話無稽  
之語演之以神奇淺近之言出之以情理於是人競樂聞趨之若鶩焉推原其意本以取快人  
之耳目而已本以存昔日之遺聞瑣事以附於稗官野史使避世者亦可考見世事而已予則  
謂小說者當以怡神悅魄爲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棄其焦思繁慮而暫遷其心於恬適之  
境者也又令人之聞善使之風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悽宛之情聞惡則深惡  
聞善則深善斯則又古人啟發良心懲創逸志之微旨且又爲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大助也  
且夫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之書國史古鑑之紀載其爲訓於後世固深切著明矣而中材則聞  
之而輒思臥或并不欲聞無他其文筆簡當無繁縟之觀也其詞意嚴重無談謔之趣也若夫  
小說則粧點雕飾遂成奇觀嘻笑怒罵無非至文使人注目視之傾耳聽之而不覺其津津甚  
有味孳孳然而不厭也則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誰謂小說爲小道哉雖然執筆  
者於此則不可視爲筆墨烟雲可以惟吾所欲言也邪正之辨不可混善惡之鑑不可淆使徒  
作風花雪月之詞記兒女纏綿之事則未免近於導淫其蔽一也使徒作豪俠失路之談紀山  
林行劫之事則未免近於誨盜其蔽二也使徒寫姦邪傾軋之心爲機械變詐之事則未免近  
於縱奸其蔽三也使徒記干戈滿地之事逞將帥用武之謀則未免近於好亂其蔽四也去此  
四蔽而小說乃可傳矣今西國名士撰成此書務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釣譽眞君子神

彩如生爲君子神情畢露此則所謂鑄鼎像物者也此則所謂照渚然犀者也因逐節繙譯之成爲華字小說書名昕夕閒談陸續附刊其所以廣中土之見聞所以記歐洲之風俗者猶其淺焉者也諸君子之閱是書者尙勿等諸尋常之平話無益之小說也可壬申臘月八日蠶勺居士偶筆於海上厲齋之小吉羅庵

英國小說題詞

此是歐州絕妙詞描摹情態出鬚眉誰知海外驚奇客即是長安游俠兒  
窮鄉安視復何求漁獵從他貉一邱不信此心如止水無端也便逐東流  
並肩游處面無猜誰識檀奴計早排從此香車油壁路花風齊送玉人來  
登山臨水每相從並轡馳驅廣陌中一自兩心聯一氣飛花宛爾逐春風  
禮拜堂中倩影扶雙雙貼地錦豔極教師忙煞成嘉禮好補當年嫁娶圖  
封爵分符是世家結姻兩族始無差如何不把門楣配但愛佳人貌似花  
鰥魚苦況有誰憐美眷如花况眼前羨煞良朋得佳偶眾香國裏小遊仙  
碧玉原來出小家補裙曳地面籠紗何當領取殷勤意有女居然賦並車  
阿父防閑意太嚴閉門深鎖玉鈞簾蕭郎獨恨無緣甚從此羞歌昔昔鹽  
歸來病况現維摩擁榻支離奈若何藥店飛龍驚出骨癡心終莫苦心多

昕夕閒談

第一節 山橋村排士遇友

禮拜堂非利成親

英國波羅省有一小鄉落地名山橋鎮此鎮深坐萬山之中徑路曲折峯巒環抱泉清土厚居民稠密果然是一個好去處哩但是一層地方雖好山水雖妙尚非極爲著名之處又不在通衢大路之旁故四時來游的人絕少或有畫友詞人攜筆墨以至或有文人學士攜酒樽以從其追踪於牧童樵豎的則一歲之間不過數十人而已以是這個去處極爲幽靜罕聞外事古入所謂桃花源別有天地者庶幾近之且說山橋鄉內住一教士名爲排士年約三旬閒居無事此人雖衣教門的衣服他於教事却不十分經心蓋其幼年的時候父母曾送他進大學院內讀書及冠而父母去世坐得遺產萬餘金排士遂入世務游玩宴樂之事歌舞徵逐之場無不賓至如歸樂而忘返萬餘金遺產禁得起他幾年花消早已精光的了所可惜者金未盡之時結友頗多及至金既用盡而同游玩宴樂相歌舞徵逐的人都走得遠遠的一個影兒也沒有了古人說得好有錢有友無錢無友又有詩說得好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何況排士今朝囊空如洗怨不得這班朋友都要早早遠遠離深怕將來受累着哩只苦的是排士一向是高堂大厦飽食暖衣出有馬車進有侍者弄到今朝竟漸漸的難以餬口了幸而得了這山橋教師之任俸穀雖不豐厚將就可以過得活排士既接此任遂安心樂意的度日子夜間鰥衾一夢不免寂寞荒涼晴日早起則游觀山水之美或漁或獵權爲消遣有一層最沒趣



的這鄉中子弟皆少文秀又沒得富戶好捐貲購書的排士心中氣悶遇有游人到鄉寄寓客舍的也必向前相見探問世事或討閱攜來朝報兼且爲各人導引游興欲漁的引他到水清魚聚之處欲畫的引他到山奇谷幽之處游人皆樂與他爲友酒食供給無不盡歡而散都不要排士花消一文的這一日正是十月初旬排士飯後無事在小室內製一魚鈎忽來一小童扣門喊道客店內新到一客急欲相見排士答應着一步即乘手中魚鈎拾帽奔往且說店中這日新到一客衣冠整齊容貌光彩自言訪友而來解鞍投店一面即差人往請排士看官你道這客人是誰原來是英國京都人氏姓坡名非利本是一個世家子弟父親養下兩個兒子非利當長堂上早故家計亦遂蕭條的了只有他的伯叔一房廣有財產年老無子他兄弟二人常有覬覦嫉妬的心而他這伯叔脾氣又極古怪所以這事權且不提却說這非利與排士自小至交好友此番遠來相訪必有要話乃自入房坐定後旋復繞屋疾走正在踱來踱去的時候排士已到進入房內客聞脚步聲即轉臉一看見排士即伸手緊握其手又細細看排士的衣履笑曰吾老友何一寒至是吾幾不能認識了排士徒見其友喜不自勝急呼曰吾友有何貴幹而遠勞大駕來此僻壤呢願即賜教客笑曰正因地僻故特意前來君且請坐容再細談惟須先喊酒來以助談興排士拍掌曰吾兩人今復酒叙情景尚不減幼時吾近來之思難勞苦亦可暫忘咧酒過數巡客乃低聲告道愛友吾有秘事求爲代勞然言出於余口入於君耳幸秘之無債乃事排士曰我的密友只君一人能成君事亦我一生的福哩但不曉得是

什麼大事望先告我客曰我此來非他爲一段巧因緣耳言畢哈哈大笑排士聞言忽變色莊貌對曰成婚係人生大事父母有命親友相賀君獨來這村僻去處欲辦這事我倒不解了客曰所言是是又斟酒一杯飲乾兼贊好酒好酒遂移席促膝密告道吾家伯叔一房資產鉅大爾係曉得的其業本傳把我我今所慮的是倘有不合他意的事體勢必另傳我弟哩伯叔的爲人器厲高傲家世門第之見甚重倘我要娶生意人的女子卽算極不堪的事了必失他的歡心依我的眼睛天下竟只有這一個女子可惜他養在生意人家如今我意已決定要娶了他惟這事須秘密不可吹人吾叔吾弟耳朵裡去以做得他遺產的大機會哩排士沈吟一會道伴女之親人諒必得知底細客曰否否女將不能離家必不給他得知等叔過世後方可明言或將來看有機會看他光景倘或因這女子賢美可回吾叔的心那時再告知此刻只爾一人曉得哩我在此地土人都不認識將來借禮拜堂公行婚禮求爾隱過我的姓名怕事露則我敗哩排士復沈吟一會乃道依我愚見老兄這事實係冒險如可停止寧不行咧客曰承兄美意相勸無奈事已早定咧我來奉求的是成婚之禮要兄代行哩且依例要設主婚筆據兩人我的從人好算一個另缺一個託兄代覓一本鄉的愚人從人於成禮後可賞給銀兩令往遠域鄉愚更易處置咧排士點首微嘆曰老兄的計策誠妙卽爲弟的代勞亦不敢辭惟恐這事客不待排士言畢卽插嘴曰事已計定不必再談咧敢問老兄之行止何如噫排士乃長歎一聲歷叙家計的潦落友朋的寂寞不覺涕下客重新暖酒相勸慰藉之令無憂這事成後我

總當圖報明這一日就談至夜分看官你想這兩人是垂簪之交相別十年相叙一夕那有十分歡暢的嗎次日早晨重又提起商議的事再三叮囑訂期而別一直無話過有一個多月吉期已到非利就攜這女子到山橋小禮拜堂內成親鄉人亦罕有得知的看官你道這女子怎樣來的原來是外國規矩比中土不同人家養了女子你倘或看得好就可與他家結交時常來往有名勝地方可以同往游玩有佳妙酒樓可以同往飲宴他家主亦曉得你的心了只要門當戶對即可聯姻的但是一層好處隨你同車並轡履舄相錯這苟且曖昧等事是斷斷沒有的所以家主無用防範着可以游行自在的却說這女子名愛格父親貿易設舖這女子雖不生在世家大族却也奇怪情性聰明姿質豔麗竟是個天生的尤物非利與他比鄰而居從小見面便有愛慕的意思因此時常往來兩無猜忌他父親亦看出情形了不過門第不能相當深慮好事難就這一日非利備好馬車又來約愛格到海濱觀看奇景訂約數日方回愛格遂辭別了父母同非利上車不意車行迅疾路徑皆非素識愛格懷疑在車中細問非利遂將計議到山橋成親的事一一說知愛格見事已如此無可奈何了登時淚眼愁眉勉強成禮既成親之後這馬車一輛就馳到排士門口車夫一跳下車手啟車門非利即出掖美女於懷抱中聳身降輿嘻嘻然植立於旁置美女於地令並肩立女默怨淚下祇嘆氣一聲至送達內室女復深嘆泣曰我心如裂實難忍耐看官請想這寸心如裂的兩句話是什麼緣故呢蓋女子雖深愛丈夫亦悔離家太遠且不順父母的意思哩看官你道這女子幾多年紀僅十六

春咧那有不悲的呢況且出門的時候父母不知詳細又只道是私奔或者疑心騙作小星則將來勢必斷絕往來不能復得極的恩了大凡西國規矩凡做妾的人父母賤惡不通往來愛格以其家世本微深怕父母懷這意見故格外的悲傷哩非利道我最喜歡的事已成尙何悲傷致傷我意呢女哽咽曰事雖如此然違背雙親則如之何吾罪大哩非利曰吾叔父春秋高我總等樣會看光景可以進言的時候我就將成婚之事稟明到這時候吾愛妻各尊家富各親屬無不驚喜歎美倒不好嗎隱秘數月以成後日之福何必多慮呢如今倘洩這事則我依替不能大富的將來生出孩子亦無產業你難道不慮及尊顯眼前嗎且父母雖遠離有我在這疼愛珍惜你何必再思家嗎女垂頭而聽忽仰首一顧愁雲已散面堆笑容緩緩而言曰耶今寵妾實為深厚妾惟以耶之有益為念得耶恩愛可為萬分的福氣可散萬千的憂愁妾誓不復懷怨哩非利擁女於懷撫摩香肌親搵檀口嘆道這是我終身的愛玉寶珠哩話休絮煩却說非利既安慰了這女子一番即起身出外握排士之手道這事不怕老兄之宣播于外惟所舉作棖的本地人能保他不洩言嗎排士聞說把雙眉緊皺鼻子內嗤了一聲道這倒難說了後事如何且看下面續談

小吉羅庵主評曰此一回書乃全部之綱領全書之關鍵譬如樹之有根水之有源房屋之有主人也書中以非利為主排士一邊特借作影子耳而乃開篇先叙此一邊并先叙山橋之景色荒涼風俗純厚大有無懷葛大之風所以為借禮拜堂成親之張本也筆雖

寫此一邊而心光眼光早已注在那一邊矣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此龍門神技也  
又曰禮拜堂成親一事若用明叙則必曰教師如何安排從人鄉人如何作據豈非笨伯  
乎書中妙在以一語揭過端叙成親之後如何溫存如何安慰而非利之處心積慮以圖  
此女者皆可不用明序矣此聰明之筆古人所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法也作者其得  
力於芥子園之各種才子書耶

第二節 俏佳人心懽妙偶

苦教師情極害相思

非利聽了這話正在發怔只見排士笑嘻嘻的道你想知道這事而不喧揚這是不能說的但這  
人愚而且蠢這却可保且再過數日他必忘記的乾乾淨淨哩語次遂道及佳人曰今既見玉  
面無怪老兄的冒險犯禮出此下策呢這正是莫大的福哩因又自歎其孤苦伶仃每當天  
寒夜靜時衾冷於冰燈孤如豆竟無伴侶以解岑寂不覺潸然淚下看官你道外國教師同我  
們僧人一樣的嗎却倒不然仍舊是娶妻生子的此刻非利聞言遂道吾兄所見的不過容貌  
的美麗態度的嬌艷還不知他心思賢淑見識高明我見過無數女子竟沒一個跟得上  
這事竟承大力作成我豈有不知圖報的呢家伯處有一大教堂這教師年已老邁不久謝世  
我乃保任老兄這一席俸祿頗豐客囊可以寬裕我再為兄選訪一玉人以諧琴瑟未必沒有  
奇遇我今日的事非排士嘆道老兄美意但不知福薄運蹇的人果能消受得起嗎非  
利又勸慰一番遂令套車即要起程回去了忽從人向前道奴有一句話要稟主人看官你道

這從人要稟何事原來此人就是他成親的時候作憑的此番將要起程所以他特意來說這  
話明是想主人買囑他的意思了非利遂道你有什么事從人道在家起程的前一日大大爺  
遣人來召小的小的向伊傭人詰問為什麼召我他對說因什麼事懷疑并有大怒的形狀非  
利問道你可去嗎從人急應道小的不敢去深怕露出這事的馬腳哩非利點點頭想道這人  
不可帶他家去須即遣令離國一則好杜絕風聲二則亦可免他挾制多生枝節當時主意已  
定遂伸前儀償給銀千餘兩囑令趁船赴博密城安居樂業從人喜諾領賞稱謝自往趁船不  
提却說非利夫妻臨去車已套好排士送至門口時天色晴霽不見片雲萬物皆熙熙然含有  
快樂意非利與新人携手登車方纔的萬種愁煩早已飛入九霄雲外了看官你想十六春  
女子正是芳心欲動的時候被非利甜言蜜語極力溫存不覺變愁為喜改悶成歡然他的生  
平從未遭過這種境界不覺桃花臉上又泛出一種嬌羞怯怯的顏色不由人不銷魂非利則  
臉上另有一股慷慨爽朗氣象均各笑逐顏開在車上將身坐定遂朝着排士舉手一揮道老  
兄別過了馬夫即颺起絲鞭啞的一聲轅下馬登時豎起了兩耳捲起了四蹄逐電追風的去  
了排士送客歸來閉門獨坐依舊是淒涼景况影隻形單大凡一個人不見可欲則心不動譬  
如隱逸的人藏匿山林不知世事這心已混混沌沌了忽遇一個城市中人告訴他世上如何  
繁華人事如何新巧則心內不免有幾分活絡又設或一旦走入城市耳聞目見盡是繁華雖  
則他一向是靜慣的試問他的寂靜可是甘心情願的嗎且既聞世人有爭名奪利矜奇鬥巧

各樣事體便覺得我心如朽木死灰竟是廢物了轉而計之人生世上一人必有一人的福份循天命盡人力偏偏令我僻居受困豈不是枉生世上了嗎排士此刻心中七上八下正是這小講究因爲他久居山僻這心如鐵器的滿滿起鏽了忽來一而氣出衆心力過人的不覺爲他感動譬如鐵鍊忽然磨光可以成器適用這一夜排士孤坐燈下就沒有睡得只自歎他的命薄真是一個人非利就如此有福嗎這樣看來我就是一顆菜非利就是一莖仙草哩復又細細摹想這佳人的眉目身段又想到非利贊他的話竟是世間無兩的了又想到自己年紀壯盛正宜得一佳偶及時行樂又偏偏的境遇屯塞不要說不遇佳人即使佳人在我面前亦無法可得呢由是排士心中忽而火熱忽而冰冷不知要什麼樣纔好哩且說山橋的人看見排士漸漸比前不同衣冠亦復整潔了左近的富家農戶亦多有與他來往的且說離山橋數里有一般戶人家養下兩個女孩兒長女美吉已經長成頗有姿色這一日在外遊玩忽爲排士看見這也是前生孽緣一見之後就丟不下每以遊山訪友爲名常至這家中小憩遂與他家主叙談投契漸至無日不往奇在這女子亦似鐘情的一般屏角簾前眉來眼去亦復不止一日了排士意思想要娶他過來無奈實在沒力量且圖每日一面落得個眼飽肚中饑也冥煞煞水氣可恨這家主見排士十分有意他亦想就此結爲朱陳成其美事就暗暗的打聽排士的底細有甚家計有甚出息不想排士竟是個敗子出身目下俸祿又薄養自己一口還怕養不活禁得再養家嗎他暗暗的打聽了這個信息就把這事圈起又怕他常來胡纏遂率

性下個毒手從今以後女兒閉門自守排士閉門不納這也是家主止經辦法不想排士竟情絲纏縛意馬奔馳日日往候門前不得女子一面并家主亦不出來招接竟自顯然拒絕毫無指望的了又禁得起旁人冷語共鋒自覺無趣每每垂頭喪氣回轉教堂登時心如枯井世如黑獄又恨又急又愁又悶又想又戀萬種情懷都變作一腔心事古人有兩句詩說得好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排士此時真是說不出的苦又是說不盡的苦哩鄉人每見排士快樂自如這番皆問說教師爲什麼憂悶呢平時凡有送信的來排士必問京都消息這番皆疑心教師爲什麼不問呢漸漸的衣履亦不自收拾不整潔了漸漸行路亦懶懶的脚下千斤了忽然數日杳不見面則已抑鬱成疾困臥在床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由非利成親的時候算起在再又是兩年了且說這日正是春天二月寒食節氣日冷風尖景色慘淡這排士已是病久的人奄奄一息厭聞世事且說排士自得病之後居於私宅不能赴禮拜堂了家中只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婢女伏伺藥餌飲食等類你想能周全不能周全呢况且排士這病是七情所感六欲所傷隨你有仙丹靈藥也只同喫水一般毫無應驗看看倒愈加重了兼且這排士飲食無味粒米俱不沾唇日間呢尙有教友一人來榻前問候勸解一番排士只有嘆口氣沒話答應的一到夜間只瞓了這小婢女相陪真是淒涼萬狀想到這女子的模樣標致不覺羨慕讚歎一番又想到他待我似有種種情義我若不病還可以圖個出頭日子再去娶他不想我如今身體這等狼狽看看倒有十二分不中用的了這倒是我負了他哩想到此間不



覺的淚如雨下又想到非利這個人本係與我是至交好友况且他這段美滿姻緣都是我成就他的總不該負我爲什麼這一向竟信息不通呢莫非他忘記了我嗎又轉一念道我若能苟延殘喘得見我友一面訴訴我的苦情再死也是瞑目只怕不能殼了想到此間又哽哽咽咽的起來了又想這女子的家主竟至這樣勢利怕我養不活他的女兒用這狠心下這毒手實在太過分些細想起來你不把女兒嫁我也便罷了何必這樣防閑這等拒絕連面都沒得再見一見真真的可恨極了想到此間又不免咬牙切齒搗枕捶牀了一番大約排士的心中每夜必作這種種想忽而悲傷忽而愁急忽而氣惱弄到如今竟是心腎俱絕的症候了這一夜正輾轉嘆泣鬧了一夜盼到次日早起有教友允吉前來問病方才進入房中坐下忽聽得門口又亂搖着叫鐘其聲甚急不知來的是誰下回再行續述

小吉羅庵主評曰非利擁美而回若在庸手必接叙其如何歸家如何安頓文筆豈不直致令人一覽無餘乎此却於說到開發從人作別排士之後頓然截斷此在古文学家所謂把關手段也看此書者必急欲問其如何歸家如何安頓偏被他一口嚥住再也不肯吐出真真好看煞人 又曰非利既得意中人而回閨房燕樂事甚畫眉使用正筆寫之即極力張皇亦不過與尋常小說相等此却從排士想求佳偶而不可得一面反托出來甚而至於成疾甚而至於臥床說此一邊愈苦楚愈淒涼則那一邊愈美滿愈快樂矣此畫手烘雲托月之法也看此書者勿富作真而爲排士下淚也

### 曾中堂祭文

嗚呼天挺我公其在斯文遭時艱虞特起義軍俎豆之事 公所嘗聞軍旅之事乃亦如神嗚呼哀哉世生李晟爲社稷而使之勤相我 大清 宣宗臨朝厥歲戊戌五色雲見 帝賚良弼曾不十年擢任宗伯理學經學名滿京都韓門歐門魚龍爭趨 文宗嗣位闕門求諫折檻批鱗以古爲鑑相賀 主聖 公上疏時 文宗震怒祁文恭杜文正力爲申救始止 主鑒臣忠汗走天下直聲隆隆潢池弄兵北犯羅國墨經星奔練兵是職衡山非高湘水非深振臂一呼風虎龍雲既克岳陽再克武昌王濬樓船銳不可當嗚呼此公出山之伊始而受病之劇盡瘁之由當彼時也蓋已波濤乎忠信而寢饋乎膏肓弭節章門羣飛刺天赤烏凡凡物論愈賢墨經誓師援閩援浙蜀道甫通皖臺又裂駭介弟之死綏諾良朋於一夕宿松太湖轉戰三年時望日峻朝野具瞻吳越土崩 帝念伊呂授 公黃鉞以篤周祜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兩宮垂簾堯典舜謨安慶迅復席捲大江百道並進猛士四方獨鎮上游不希近功長駕遠馭惟羣材是從一歲克蘇再歲克浙皖江章江殲寇愈力覲金陵之彈丸望全城以皆墨桓桓叔豹偉策屢建籌餉兩淮增兵數萬 同治二年兩淮倡緩釐定價之法歲增兵餉三百萬東南環之 楊彭鮑三軍同時遠出故白門東南三隅無兵皆九帥新募補之 且圍且攻諸軍一心赤日摩空合天下之忠義震雷震以豐隆巨集既傾大憝斯戮 帝賞殊功俟伯並列嗚呼哀哉國難已杼臣心已碎十有一年櫛沐於外使世俗之恒情必志盈而求退 公聆



今皇早親大政雖朝日之當陽環四海而猶競休戚與廟廊同之不自知其身為已有也憂樂與黔黎共之不自吝其心之先覺也布被脫粟肫然大儒歷九年如一日惟饑溺胞與之是圖嗚呼哀哉天能畀公以紫陽之學術而不能假公以紫陽之修齡六十有二遽隕大星九重慟矣四海震矣暨東南朔數十萬之熊羆彪虎同聲一哭握拳呵壁幾欲上掛閻闔之明廷即遠至殊方絕域雕題濛面之衆亦如失其所恃自歎梯航跋涉恐此後之伶仃嗚呼哀哉揣公之心測公之意事君不以寵利居成功自修無異隱居以求志願天下無一不有饑寒願天下無一夫有憔悴淵乎浩乎冲夷其襟博也厚也嚴重其身如巢由之脫畧乘也沉淵洗耳無足以溷之如禹稷之倉皇三顧也項圭錦組無足以櫻之絕學之貫乎六經兮無別其爲性理訓詁也浩氣之塞乎兩間兮不辨其爲事功氣節也三代以下文武殊塗惟公一之介冑詩書比宋而後兵食迴別惟公一之富強四國洙泗之學漢宋異同惟公一之萬流皆東九夷八蠻冠裳鱗介惟公一之宇宙無外以公之大勳副公之碩學屈指渾魏六朝遼金唐宋皆無可比擬况乎元明以次白沙陽明更同滄海之一粟孔孟聖哲未際昌辰公逢昭代地平天成舉而任之者蓋在神堯聖禹見而知之者更無忝乎太公望散宜生嗚呼熙朝百年文正司馬公亡之後誰其繼者哀哉哀哉藐予小子從公之師季仙九尚書乃公戊戌房師余亦以文學受業焉癸卯入都知公最奇癸卯秋見季尚書於京邸出示公著述曰惜此君使蜀未得一會談胸臆耳亦越十年公始知我

壬子周文忠入都公詢余姓名爲之傾倒逢人說斯長筵曠坐海內兵起二紀於茲公道彌光我狀彌贏客歲從公陳帥大閱江海一帆野老侍側殘冬嶺雪重謁公顏虛而嘯之德量如山曾歲月之幾何時遠悲箕尾之大還海上傳聞失箸顛喪生芻淚裏扁舟魂蕩仰鍾阜之崔巍兮溯江流之瀰漫痛隨武子之不可作兮思祁連之噴岷比罪廢於李平兮慨我生之永棄願速朽以從公兮對蒼蒼而狂涕哀哉嗚呼伏惟尚饗

與管城四子絕交書

某頓首頓首謹書致管城四君子閣下比以天寒復染目病致疏接教心用歉然近稔四君皆無恙幸甚幸甚竊僕有區區之忱擬欲陳於左右者屢矣恐被譴責未敢徑出茲乘端暇聊以述懷希垂聽焉蓋自僕厭闕復領管城事得與公等接几連席以道素相尚研詩書佚文史斯斯斯夕又十六年於茲矣其間意有所得輒自忘思慈每拍案狂叫而公等亦隨聲附和如穎侯之詞鋒非不銳也氣更如龍蛇不可捉摸而顧能隨僕指揮共向知白守黑之學至漆身爲癘者松使君也而以吾故終願推波助瀾會不少閱其光曜楮先生雖任人卷舒無可不然於斯時固已珠玉爲心斐然之意照人眉宇即靜默如端侯亦且油油然樂發其膏潤以起予是知諸君之於僕也誼不可爲不摯情不可爲不深古所稱文字知交比骨肉妻孥爲尤切者此類是也是誠公等之盛意也顧念僕少負不羈之稱長無鄉曲之譽其所以願交公等者亦欲藉管城之聲明文物或可道顯其身上則致君堯舜康濟斯民次或校士瑣瑁珥彤史席即

與管城四子絕交

百里分符驥足亦可稍展又不然或出其沉博絕麗之作以與名公鉅卿相揖讓將齊盟狎主  
驢唱競聯公讌甫完私樽更洗維時絲肉雜陳香溫紅袖選清言於西晉唱小令於南唐泊乎  
欽挂臣冠纓絕卿手詩魂暗銷酒膽愈夫僕與公等又必一笑成春萬言立就此正昔人所謂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者也若更不然亦必有以康其身庇其家俯仰自得於世  
無求然後凌晨註經當午讀史琴歌無斷酒賦時續雖使穎侯鈍如錐端侯醇如泥楮先生卷  
懷而去松使君黯然無光而既竭我才將逝之又久必有不讓古人者誠如是也則僕固得公  
等之助而公等亦未始不以交僕爲有光也乃僕嘗自審行年二十四始青一衿屆今又閱十  
稔名譽未立而家累日增鹽米難營逋負蝟集跋前疐後命與仇謀矧世人固多皮相一二鄉  
里兒見僕如斯困頓輒目爲書丐卽在稍有識者亦終以不能爲僕解率爾未之奇然則  
如僕今日雖使燕覆九能才匡一世而隕護時有但不被人呼叱足矣近者若星來者再如風  
雅有懷生趣日惡念公等所用意於僕者誠盛而抑知僕已失望於公等耶蓋人必私於其所  
厚斯其所謂厚者益見抑人苟有富貴之慕者是誠庸陋若以貧賤爲憂則雖賢者亦不免僕  
今既甚矣其憊思公等實與僕厚必不憚一手一足之勞固出奇謀援僕及爲公等意一若清  
談我事也外此無瀾乃公僕遂深自咎責以爲公等誠高品僕固不應以委瑣事煩苦諸君於  
是此心惴惴慮公等且絕僕特念世間章句小儒浮薄後進或猶宋人精和謂盡文章能事或  
撫拾風雲月露稱詩酒作家及與之談天地之道妙鬼神之情狀經史之外說古今之理亂山

川之險夷草木鳥獸虫魚之多識兵之法農之書禮經樂緯政典刑章星歷音韻諸凡詩古文  
辭宋詞元曲之爲源爲委則張目不知許事竊意公等於此必更有不相入者而孰知登賢書  
入翰苑諸君子所造就者往往此爲最多卽不然亦必使之席豐履厚無戚戚之意是知公等  
亦自有所曲成者在甚至府縣小吏亦藉公等以舞文作弊諸君既不以爲辱亦從而安富之  
其醫卜星相之賴以餬口者又不必論愈以見諸君之道實廣如太邱既厚其所薄則在厚者  
或將吏厚乃於人固如是於僕實不然則又何說也且人之交公等也多泛而僕自識字以來  
將卅年公等蓋自思僕苟非疾病雖處閭閻中亦無一日不與公等接而公等終聽僕如是則  
雖指天誓日終身無棄絕而公等既無以對天下之士僕亦不能爲公等增光寵矣昔劉孝標  
以三同四異比跡敬通以僕視孝標又不知何若所恐憂能傷人僕年且不永公等卽不與僕  
絕僕亦何能久從公等游耶或曰子之不遇者蓋由所應非所求或曰四子將爲君計長久且  
世俗之見亦不足辱子故特高其格以待君或又曰四子族望清華草鄙之人有求隻字而不  
得者非子刻意納交彼本未嘗識子是皆然矣然謂學有所偏則公等何必隨僕驅使且知己  
莫公等卽以俗學論僕亦何遜於人耶至爲後世計長久則傳不傳既未可知而富貴卽非吾  
願身家宜有所營僕何能於百憂感心之際仰屋梁而著書耶惟言公等原未下交谷僕勉於  
攀附僕實無辭然從公等遊者不一人而獨困僕乃爾公等終無以自解也已矣僕今而知向  
之所謂摯者乃其疎也向之所謂深者乃其淺也諸君以似摯似深者悞僕僕則以實疎實淺

者自悞猶之仁義道德之說非不美也而處用武之時必束之高閣太平十年而後議之以僕觀公等皆太平時之宰相也使僕猶徘徊歧路不忍割絕竊恐面有所敗適為世詬病然則大丈夫於轉富與兵子語耳何能與諸公同老牖下哉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僕豈必欲絕公等而迫於勢因乎時不得不出此下策詩有之曰還君明珠雙淚垂僕亦自恨其緣慳耳敬告故人勿以僕為念自今以始深願頴侯鈍如錐端侯醉如泥楮先生卷懷而去松使君黷然無光僕亦擬別事其事將管城之中永無僕之跡也可已中道棄捐心甚淒惻恐意旨有不盡未能鑒諒故不覺言之刺刺焉公等尚宜自重別選名流輔之如僕始末曾何足云九頓臨風不盡今昔之感

周麗軒云言之反覆情與文生第不識所謂別事其事者果何事也恐億萬恒河沙數中無此解人

此為南匯朱雨蒼稿兩蒼生負奇才而境遭窮不免感情作此然細味其言却又可以破涕也因為刊入瑣言俾文人同此境遇者一嘗心耳

蔣孝廉西征述異記

青溪居士

湖南蔣君名嘉棟字嘯霞辛酉舉人博覽書史長於歌詩性謹厚不妄言壬戌亥間在京師與余交甚洽嗣聞蔣君從戎甘肅游保同知直隸州不見將十年矣同治壬申六月忽遇之揚州逆旅握手甚驩問無恙外相與沽酒對酌譚至夜分不倦蔣君歷訴近年艱難勞苦之狀既而各述異聞蔣君曰余向讀稗史每疑所記非實事乃以今所親歷證之始知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神鬼之說非盡荒唐也余以去年二月催餉至西安久居無事每策騎閒遊徧訪秦漢古陵但見荒烟蔓草心竊慨之作詩憑弔至數十首一夕月明如晝余酒後乘輿步月獨行數里外忽有安車八乘自後而至華轂蒲輪珠簾錦幔璀璨耀目不類人世所乘者車中人捲簾玩月余驟窺之皆絕代麗人也車前各有兩侍女掛轅輿夫在地傍車疾趨頗類宦者裝束其行甚迅而絕不聞人馬聲余盡氣追奔約行十許里見一大宮殿八輿倏忽不見皆已入門矣余急隨之入經門戶數重車中人始皆降輿服飾似非近世人入一大殿共坐笑語殿上椽燭輝煌陳設絕麗亦非生平所見余欲上殿覺有人呵止殿下有一叟亦宦者裝束導余坐東廊下余叩以姓名此人自言田姓漢文帝時為北宮宦者至武帝時以正直忤江充被讒而死上帝憐之命在此間永給使令余問此何宮殿曰未央宮也問殿上何人曰漢宮后妃問何以至今尚在曰皆為花神凡天下名花百餘種各有一神司之其歷代后妃以至民間淑媛或生前容德兼美菁英未散或抱沉寃以沒精靈不泯者皆為花神前漢后妃為神者僅九人今其八人

在殿上其一爲花神之主總領天下花神俄頃即至矣余問諸神在此何事曰今日爲品花勝會諸神各以其花獻於品花之主如受而玩賞之則此花在天下必馥郁蕃盛否則須俟五年之後重爲品題今日良會子所以得至此者蓋以子博古多情襟懷風雅故特令子一瞻斯會以示造化之機耳因歷指殿上人告子其纖腰綽約顧盼生姿手執桂花者戚夫人也其長眉豐頰修短適中手執海棠者武帝陳皇后即長門買賦者也其體長而秀貌妍而逸手執芍藥者李夫人也其貌畧同李夫人而體更豐整手執芙蓉者邢夫人也其頭上有雙髻而儀容婀娜諸美畢具不可殫述手執牡丹者爲王昭君蓋出塞後早亡魂依中國仍返漢宮云其淡粧靚服顏若朝霞手執菊花者爲班婕妤其身小面圓眉嫵間畧有愁容手執蘭花者爲哀帝傅皇后其舉止矜莊默然端坐手執梅花者爲平帝王皇后八人中以王昭君陳皇后李夫人那夫人爲最麗戚夫人班婕妤好次之然亦並世所未見也傅后王后則貌畧勝中人而已余方凝神熟望忽聞空中仙樂嘹亮有仙輿冉冉而降諸后妃皆出迓輿中人降輿入殿舉步婀娜如輕雲之出岫厥服上紺下黃深領廣袖珠冠繡帶鳴珮鏘然厥體碩碩而俊俏厥面稍長而兩頤圓滿如世所謂鵝蛋臉者廣頰隆準雲鬢蛾眉口如含櫻齒如編貝嫣然一笑頰輔有圓暈如指痕亦莊亦麗亦澹亦雅蓋王昭君陳皇后輩雖及其殊豔而重厚或不逮也余因問叟此何人也曰惠帝張皇后也后既入殿就正位南面坐諸后妃皆旁坐各以其花進獻后獨按蘭梅各一枝插於坐右花瓶內復與諸后妃笑語久之余以目注殿上而默憶漢書孝惠張皇

后傳因問叟曰張皇后並未以容德見稱漢書本傳且有貶辭何以獨爲花神之主叟曰吁子何見之拘也自古瓊姿麗質或埋沒於窮巷之中淑德佳人或幽閉於深宮之內當時無所知名史册不及紀載者何可勝道其或以中人之姿而遇一勢燄烜赫者深寵而極愛之則往往倖獲美名後人不能辨也張皇后容德兼美本爲漢代后妃之冠而史家必貶抑之者以其見廢也余乃詳問張皇后事叟曰后乃魯元公主之長女惠帝之甥實以淑美得配惠帝入宮時年僅十一二惠帝多寵後宮美人后幽閒貞靜絕無妬寵爭妍之事及惠帝崩而后無子呂太后立惠帝後宮之子名爲張皇后所生是時后尚幼而諸呂擅權后寂處深宮絕不與聞外事然心弗善諸呂所爲隔絕不與相通及大臣誅諸呂並除惠帝之後迎立文帝獨念惠帝皇太后尚在恐有後患因相與廢張皇后幽之北宮復加以失德之名誣以黨呂之惡而告天下此皆大臣之陰謀也文帝從大臣之請未爲昭雪史家不察因而書之其冤不白於後世者逾二千年然在人世被抑甚者則天之償之也獨厚張皇后廢在北宮幽居十有七年澄心靜攝得悟大道此所以爲天下花神之主也言未已忽聞傳呼之聲諸后嬪送後后升與紅雲一朵冉冉向東而去余問后往何處叟曰先至洛陽蓋歷代舊都皆歷代后嬪之所會今夕品花大抵周歷六七處云頃之諸后嬪亦各登輿而去殿內闐然叟催余出門月斜鷄唱余悵惘悵獨行十餘里返廬則東方已曙明日復往求所謂宮殿者邈不可得披榛補苔讀一殘碑乃知爲未央宮舊址余於是連夕攜僮步月躑躅荒郊莫再有所見而終無一遇今年四月道出西安



余復爲停車數月嘗夜至其處仍寂寂無覩也然余每憶斯事至今猶在心目中聊一爲子述之如此青溪居士曰此事驟聽甚奇然世間異事往往無意中遇之如子所言登諸稗乘非特以廣異聞亦且有裨史學此攷古之士所樂聞也因爲叙其顛末而書之

覆黃小園書

因之劉偶

廿三日舜卿來備言兩家歡慶大有排場山人聞之羨如天上矣又承厚貺乃實做素餐二字姑妄與之姑妄受之感媿交并斯言非謬中書君氣骨清純翹秀才姿性醜粹心源已涸得佳果而津生客夢又荒藉玉泉而神醉足徵肝膽之交無一日不寘余於懷也謝謝越日舜卿賫所批蟻餘草至反復玩之欣怍無既一園一抹莫非度我以金鍼若去若存洵稱量才之士尺昔東阿王有言僕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夫才儲八斗尙兼采於他山况綫只寸長敢矜奇於敝帚從知東施自媚對西子而懷慙所幸鍾子知音慰伯牙之同調更讀來書謂將有邗上之遊不覺馳神南浦盼雲樹而生歡果否剪燭西牕踐桑麻之成約我訂來生宗禪門之戒打妄語君能期日如張式之不爽前盟則將借花獻佛分尊酒以待君來第恐剪韭留賓祇盤殮非關市遠清况如此無乃太廉然彼此忘形一時莊惠正如陶公所云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僕且於開歲日日掃徑以俟之

重脩松江華亭海塘碑記

華亭張鴻卓筱峰撰

皇上御宇之二年節相湘鄉曾公合肥李公奉行

天威掃蕩羣孽凡善後之有繫民生者日夕策畫務令尺土一民悉奠厥居顧地廣事繁弗遑徧也我松之華亭地瀕大海夙患風濤衝突塘址雖具脩治爲艱雍正間大僕卿俞公仿明吳節愍公遺製增石塘七千一百二十八丈仍於外層土塘設五椿四石以殺水勢名曰玲瓏壩定以每歲仲冬勘視孟春興脩法至善也百餘年來民用安謐道光中突遇非常颶暴土塘盡傾石塘亦殆時侯官林文忠公撫吳巡視海疆至華亭規畫形勢見水勢日西自忠信廟迤東北至張家厓斷三千丈有奇土塘不能卒復迺附石塘壅土築坦坡仍於坡外疊加椿石爲衛工未竟陞去繼之者江夏陳公於工首建盤陀壩閘段添攔水壩補前所畧民咸稱便咸豐初元太守大猷顧公小脩之嗣後迭遇兵歉不暇顧者十數年塘復大壞克復後護撫太康劉公銳志重脩而絀於資工興旋輟同治六年太守江夏楊公邑令豐潤張公憂民之憂復議大脩於是鴻卓偕紳耆陳書達之中丞豐順丁公公曰捍災禦患政所急也奏入得

旨報可乃令署方伯嘉興杜公勘視而錢刺史寶清從焉估計經費議分年加脩之策諏吉開工卽命錢君總其事嗣復以蘇大令升紀副之時廉訪永康應公觀察滬上矚其議旋亦署方伯籌令蘇松太三屬民田按畝派捐以濟經費採石於吳購木於楚鳩夫運土計方



定值鋤細草耙勻灌水土積一尺破實六寸佐礮用夯驗工用錐惟舊章是率而小變之椿背嚮用橫板今添用木椽以補罅漏石背嚮築柴薪今改用蘆席以密膜理增益欄水壩以廣外藩挑土禁侵蝕荒塚廢地請給價免科古新章皆定自錢刺史而鴻卓參贊之回憶三十年前林陳二公經紀是邦與聞緒論古法良意美足以垂久遠矣乃索遺厄運烽燧偏侵海隅蒼生朝不慮夕儻非稷契盈廷官猷協力恐苗頑梗化水土難平又何以抒

黼座之憂拯羣黎之困而克成膚功如是哉是役也計修三千一百丈用椿十九萬二千枝石一萬九千方土九萬三千方綜糜金錢四十二萬八千緡經始於戊辰四月落成於壬申七月歷年既多遷轉不一官長之宣力者宜備書在事諸君之姓名例得附焉鴻卓刻始終其事而三與斯役者也爰綜其顛末而為之記

### 眷仙樓記

海上葛其龍隱畊著

眷仙樓者張夢龍茂才與章蘭言女士結締之處也夢龍負奇才風流豪放弱冠未娶議婚者踵至皆無所許可蘭言女士沈浪仙之詩弟子也性聰慧舉止端凝所作詩未嘗輕示於外會丁巳夏夢龍有白蓮之詠而蘭言是年適種白蓮忽作雙頭花見夢龍詩喜而和之夢龍亦於浪仙案頭得讀蘭言詩清新流麗媲美玉臺為之心賞不置袖其詩而歸夢龍家乳溪上距蘭言居僅隔一水樓頭吟詩聲時或相應故人陳秋水聞而喜曰此真天生佳偶也不可失遽為之蹇脩時有以年命未合之說問之者秋水曰若不聞杜蘭香事耶奈何信日者家言歲餘事乃成夢龍携銀章二方為聘一曰神仙眷屬一曰人月雙圓上以鴛鴦紐合之蓋訂盟之期即戊午八月十五日也迨庚申上巳諏吉成禮夢龍賦同聲歌以為催妝之什并顏其樓曰眷仙甚韻事也樓背山臨水楊柳數株掩映書帷鏡檻閨畫眉之暇焚香煮茗覓句聯吟相得之樂閨房罕見昔秦穆公為蕭史作鳳臺一旦與弄玉隨風飛去今夢龍之於蘭言玉女金童自然福艷雖神仙中人何以過之是不可以不記

### 陳愚泉傳

海上葛其龍隱畊著

愚泉名文藻姓陳氏其先海寧人也少時流落至乍浦為櫛沐業及長粗識字未嘗讀書偶從破籠中得唐人詩一卷似有會意吟哦不輟便效其體為之出以示諸詩人無不歎異意頗自得遂廢所業一以詩為命當時有朱雅山者里之隱君子也與之交錄其詩有到窻風影燈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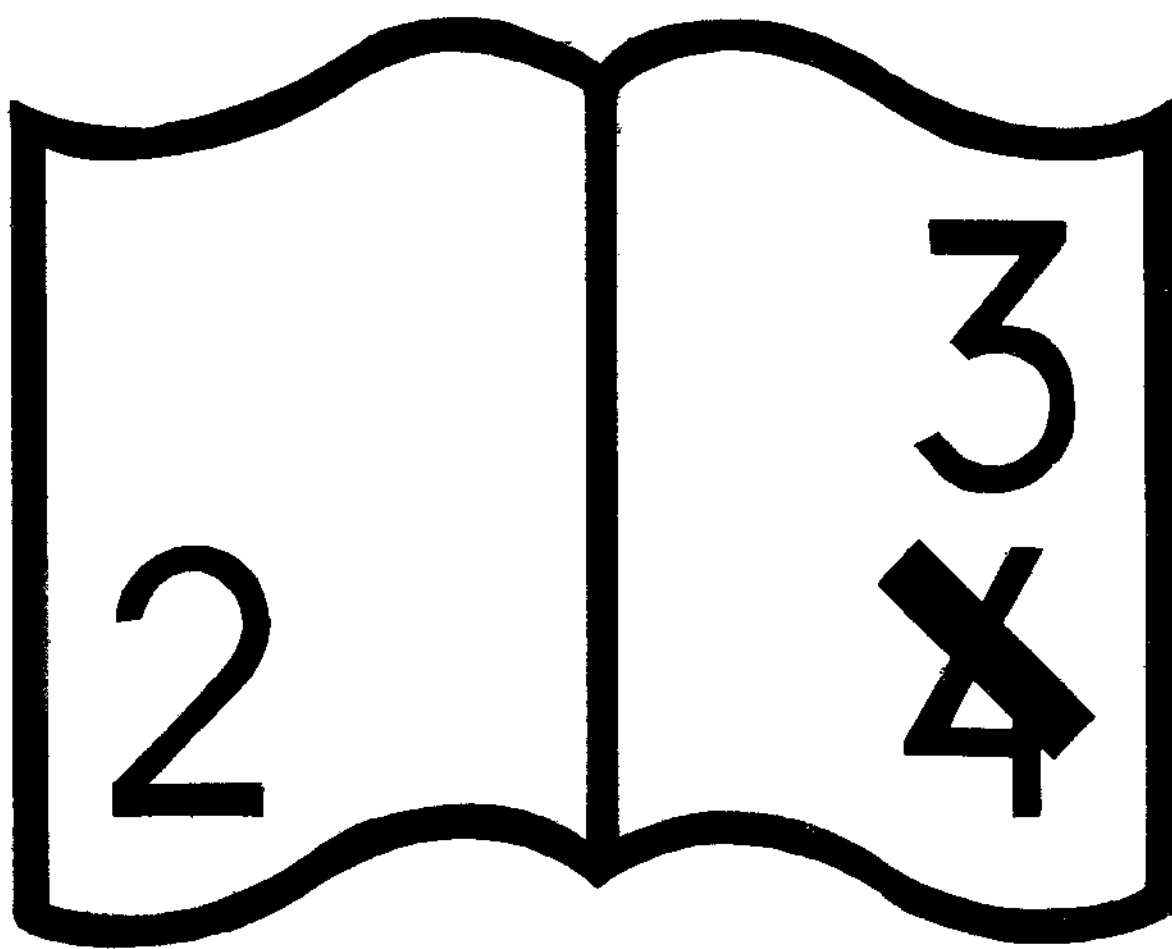
地隔岸雞聲月未沈之句不禁拍案叫絕以爲此調絕彈久矣非有夙根妙悟不能解此因取所作刪定而指授之由是其詩益工顧貧甚無以養妻子妻苦之求去妻既去子亦背父而他適鴛衣百結行歌於市市中人爭擲榆之桐城李海鵬先生官平湖風雅愛才聞愚泉名亟訪之愚泉冢鏡池上小樓一椽不足容令君駕明日令爲設盛筵以招之不遠至至則長揖不拜酒半解衣脫帽箕踞自如飲大醉不辭而去先是令欲引愚泉爲上客於席間見其狂態遂中止愚泉既負盛名遠近爭出重價購其詩所得直亦緣手盡曾以數十金易貂裘贈一歌郎其放誕如此至老遂益貧日縱於酒或招之飲酒酣輒罵其坐人意氣落落與世齟齬不數年竟以窮死友人沈浪仙釀錢葬之大書其墓碑曰詩人陳愚泉之墓蓋紀實也并收其遺稿得若干卷手錄而付諸梓曰鏡池樓稿稿中諸體兼工其尤佳者則詠古諸作沈雄悲壯直逼少陵必傳於後無疑也迄今名下士過其墓者猶以紙錢杯酒相奠云

龍湫逸史曰天之生愚泉豈偶然哉而乃賤之貧之雖選而復阻之使之妻離子散老死溝壑亦可悲也然而愚泉傳矣

### 江上秋翁傳

劉偶因之

江上秋翁白鷺洲隱君子也姓黃氏諱之鼎字秋園晚號秋翁咸豐元年翁去世長子光燮先翁卒其次光裕次光鐸丐里之友人程君石心王君芻民暨余爲立傳其家世兩君述最詳余傳大畧而已癸丑失去丁卯光燮子文濤來邦江奉其季父命請補前傳久忘之矣余嘗論逸民七人夷逸朱張不見經傳風乃益高而晉皇甫謐作高士傳自善卷石戶之農以來各撰其行異未嘗不心焉儀之况吾與生同世居同里尤親炙之者乎翁爲人恬淡平易無所於忤與物接洒然若異然人樂與之游性嗜酒雖極醉乃如醒時工今隸每晨必臨池作數紙六十年如一日或醉中濡墨奇變恣出尤爲逸品耽於詩齊武晚唐諸君子於宋人獨愛范陸而造句生峭有石湖劍南思所未至者姚姬傳湯粥翁而前輩亟賞之粥翁來鷺洲必過翁終日譚時時稱爲長者余嘗詣其家庭草不剪架上堆古書案置唐宋法帖數幀而巳有時風雨閉門出家醞園蔬幾種翁面南子若姪東西坐諸孫末次驩然羣飲若主賓然酒酣各賦詩有佳者滿酌獎之不成罰以巨觥其自獎自罰亦如之一室譚笑又不知孰爲主賓也里中朱嶽雲老人隱於道家工書畫著有嶽雲詩鈔姬傳先生管序之其才其品飄然有凌雲氣翁與交老而彌篤時人比之司馬德孫入龐德公家云余友花雨上人今之秘演翁酷愛其落花詩易簪前數日口占一絕句遺之云落花詩共逃禪酒小作人天一道場其風趣如此語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曰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翁之謂矣又何必逃名絕世乃爲高哉



编码错误

黃問芝傳

黃問芝傳

問芝冷者也其人其詩其書畫無一不冷者也平生寡言笑與之友者不作一答即所右亦畧叙寒暄而已畫宗白雲外史年三十不能詩其弟小園實教之而骨削於冰凜寒於雪雖小園亦畏之癸丑避居南村不得乞食處苦吟代飽冷竈無烟而吟哦之聲達戶外有時客至小園縱談天下事聲動四壁問之獨默然即余詣之終日對亦無煩言也丁巳客申江元日醉後題壁有句云壺傾杯盡疎狂發大筆連圈自已詩越日小園至追和壁間除夕作則又題云人日到家忙不了新年還補去年詩其冷趣如此當是時家務繁重賴小園佐以醫得不餓然所謂白雲外史畫則思易一餅無顧者昔憚道生論畫中逸品云筆似近而遠愈甚筆似無而有愈甚問芝之畫近之維詩亦然誰知之者人曰夏蟲不可以語冰余笑應之曰冰豈求語於夏蟲哉憶嘗間行山逕忽見梅花維時微雪初晴空山無人梅作數花因念此境唯我問芝可與領解寄以五言詩問芝亦嘗自言曰空山花色背人紅嗚呼若問芝者其在閔仲叔梁伯鸞之問乎問芝姓黃氏諱裕字樂全一字問之先籍婺源人今為江寧鷺洲人

咸豐辛酉八月朔日月合璧恭紀

鎮洋殷瑞玉

我歸荆棘中見聞苦逼仄仲秋福地來 自注時館寶山之清溪 已過旁死魄始知是月朔日月曾合璧休光一輩詢往往逞私臆或以貫珠推或以登矩測我謂斯兩言未免少精數日月分度行同道則日食豈有璧合祥而偏日虧惑生徒起而言弟子目所擊屋後高臺登恰富卯正刻四面雲飛來亘天絢五色方疑日華炫又如月彩織層出既不窮雕繪更誰克分明大采朝指顧喬雲圻但見雙鏡排相違不咫尺一對白玉盤晶瑩光四射須臾高下差想是日行亟聽此心印心捫爛羣疑釋考之古陶唐此瑞應帝則後來符瑞書五星聚亦或惟茲連璧輝曠世幾千百 昭代宣 重光履園誌歷歷雍乾嘉道初百年五位得 自注錢梅溪履園叢話誌雍正三年二月初二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嘉慶四年四月初一道光二年二月十六三月二十八日俱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瑞 中惟合望時疑義待探索已見瑞應縣天地合其德今者在角 前星方 御極復見二曜齊天壽此平格會當兵氣銷掃槍頌偃伯日月光再中衣冠蕭萬國艸莽誌天休放筆手加額

同治甲子八月二十四日三潮紀瑞

前人

天地有至信朝潮與夕汐往來常應期逐日遲三刻 日遲三刻三分而弱計半月遲六時一月十二時子午適周歷 半月一周對待之子午卯酉若生於子午者復生子午則一月始周 攷之山海經出入大鱗釋蜃樓蛟室問誰能以蠡測乃有寶叔蒙隨月盈虧譯斯言無可

甲子八月三潮紀瑞

微未免逞私臆不見大汎來每值死生魄上弦月漸盈潮減乃日益下弦汎又起月且虧之極消長與盈虧冰炭水投石我來此寄鷗歇浦在離卽坐右潮慣看默默參消息月行當巽宮潮長驗沙磧見丁至消丙歷試不差忒滅乙流戊閒月光不可觀合之辰已潮齊巽可意逆謂潮而月隨月度巽宮覓此信原共知此見幾獨得獨有日三潮創見夸奇特甲子秋八月月過消丙夕寅潮落未幾忽作退飛鷗初疑吹皺風故作西流激指石規水痕漸添二三尺分明又午潮月似出庚射日度將大還東還水亦識接連生申潮至信少惶惑問之弄潮兒笑答手先拍謂要出狀元唯亭例鄉國 吾妻謂潮到唯亭出狀元 又聞百年前 王師僞鄭克得鹿耳門日三潮至絡繹今去復金陵未及七旬隔瑞應非無憑或更有苗格要皆我 國家太平之潤色區區狀元郎驗亦會逢適隨月詮信潮日三應合璧

閱開闢討源及天中日星地月各毬論言皆鑿鑿非鄒衍之荒談度盡茫茫非大章之偶步炫奇者讀似異書習故者珍爲秘籍石破天驚之論喜於開拓心胸管窺錐指之徒藉以洽彈聞見過此雷門堪誰布鼓然而大匠掄材豈盡蚪松龍栢名醫儲藥不遺馬勃牛溲苟有關於測星度地卽無須乎誌怪搜神一時技癢南詠錄呈蓋念合璧在兵戈擾攘之秋未免仰觀鮮暇三潮非浦港憑臨之客每虞俯察多疏而瑞則橐筆清溪得訪休徵於親見寄閒區舫幸詳異數以傳聞縱教鷓抵寬岡未容銜玉可奈雉鳴文囿竊慕鏘金將欲出而問世能無詭此癡符就正維殷補登攸賴圖方瑞應既足驗我朝七政之齊紀附瀛寰亦或備他日五行之志

海濱酬唱詞八闕調寄滿江紅錄呈 貴館並乞

諸吟壇賜和 鶴溪漁隱原唱

壬申九月十五夜望月感懷

過了中秋纔一霎重陽又過對明月舊顏無恙新愁添我皎潔不禁流俗看光華豈待浮雲破問何人風雨寄新詩言殊左 閑處立愁腸裏高處望清涼墮照古人誰是今人誰可歌舞樓臺情愈好冷清庭院眉常鎖料嫦娥心事也難知窻前坐○一樣團圓說甚麼中秋節過日曠達月原古月我猶故我最是早看光彩滿待他此後工夫破掃塵襟杯底試相邀計非左 守成法僵蠶裏飛綺語天花墮廣寒宮能識得余心可迴迴光明圓缺恨茫茫世界烟塵鎖問英雄起舞欲如何聊閑坐○鉢池山農次韻 錦簇年華悔一晌匆匆放過到今朝春歸人遠淒涼故我方士無靈金鈿渺天孫不管雲裳破剩零星花片向人紅針樓左 愁如織春蠶裏淚盈把秋蟾墮更誰人解得依依可可簾外風輕聲太息畫中山遠眉深鎖向空房依舊二三更和燈坐 右自傷○先我而生諸作者如風吹過十餘年蟲沙劫盡居然存我七椀新茶春雨活三椽老屋秋風破計漢書下酒却終篇尋盲左 影何在和香裏夢何往隨風墮羨道家無欲僧家無可飽飯且爭鷄鷩食彈冠大似獼猴鎖勸先生莫漫發牢騷平心坐 右自慰○漱玉詞人次韻 如水年華春去也秋光又過念故園茱萸插偏弟兄少我三徑就荒徒悵望一樽且把羈愁破囑嬋娟今夜早些來毋相左 知心少足如裏霄漢遠身如墮數塵寰事業一無當可富貴原同螻螻夢功名等是蛟龍鎖算悲今吊古兩茫然行還坐○醉禪外史次韻



醉眼朦朧把賀監新詞讀過且喜得胸懷皎潔光明照我花外嬋娟如舊識終宵相伴愁先破  
對黃花右手舉杯邀蟹符左 南內月冷烟裏西廂月書檐墮照悲歡離別無乎不可下界每  
多銅雀恨老天須把銀蟾鎖願團圓常照比肩人鴛幃坐○香海詞人大韻 局促男兒已卅  
載韶華虛過莽風塵家貧親老功名誤我舞劍氣冲霄漢上從戎願把書城破問當年若箇靖  
烽烟李曾左 多少意愁中裏多少淚尊前墮論名山事業如何是可萬里悲秋子筆千年  
遺恨心頭鎖笑書生依棊握毛錐寒甌坐○昆池釣徒次韻 客裏逢秋最容易忽忽而過捲  
簾看黃花開了瘦還同我痛飲斟教金爵滿酣歌撥得銅琶破笑十年作賦負光陰吾慙左  
芭蕉葉隨風裏梧桐葉驚秋墮歎物猶如此奈何無可何日忙回塵海轡幾時擺脫樊籠鎖掩  
碧窻香裊悄無人橫琴坐

吟秋偶集并序

滇南香海詞人

僕辭家萬里作客八年潘岳之鬢近彫沈約之腰漸瘦驚聞風鶴歎三匝之無依窮類鮒  
魚莫斗水之是活賃春臯無有愧梁鴻沽酒臨邛寔慚司馬况復毛生捧檄養親之願猶  
虛終子請纓縛寇之懷徒具蒼茫百感劍斫地而多哀潦倒半生刺滅字而滋愧惟與閒  
鷗爲侶海角栖遲那能騎鶴出遊揚州攬勝讀離騷以下酒荷長鋪而長吟李太白華嶽  
來登青天欲問蘇長公田間哨遍春夢誰呼磊塊難澆牢愁益結時也負隅之虎漸就殲  
除憑城之狐初經鼠逐慨瘡痍之滿目揮涕淚而沾襟天半浮雲幻成蒼狗人聞却火又  
換紅羊鄭監門畫册愁披墨痕慘淡王仲宣高樓遠望鄉思低徊不堪搔首之時更動撫  
髀之感而况商飈拓地冷霧迷城梁燕南歸塞鴻北至牀頭落葉增蕭瑟於詞人湖上舉  
純動離愁於遊子猿嘯巫峽聽亦斷腸鴈度瀟湘聞偏下淚斯不獨宋玉有悲秋之作歐  
陽有夜讀之驚也已僕造鳳無才繡鴛乏技擬割邱遲之錦未攜李賀之囊弄月嘲風未  
能免俗裁紅刻翠貽笑大方只以欲攜羈旅之懷因有效譽之作謹依杜韻製就八章爰  
懇詞宗和成一集內如黃文江之警練陸魯望之纏綿尹喜亦樹幟壇林逋更馳聲藝  
苑江淹才望固自不凡賀鑄詞名亦無與並皆足增光敝册深慰鄙懷倘蒙海內詩人賜  
和瑤章是則鰥生之所厚望已

蕭蕭落葉滿霜林秋色蒼涼氣倍森雨霽蟬聲飛樹杪風高鶴唳入雲陰涼生玉簟三更夢清

到冰壺一片心獨倚南軒人寂寞不堪重聽擣衣砧 海角荒城細雨斜閒居八載感年華養  
親未捧毛生檄出使難乘博望槎冀北遙遙傳遠札滇南隱隱息悲茄此時簿官同匏繫未種  
河陽一縣花 疎林日暮挂斜暉海水茫茫望入微萬里鄉音隨鴈遠十年壯志學鵬飛思投  
蜀道心先畏欲到蓬池願已違待訪伊人秋水外江頭一棹綠波肥 宦途遭際一枰棋傀儡  
登場亦可悲作吏幸逢明聖世讀書已負少年時開樽且對黃花醉搔首空驚白日馳惆悵西  
風鱸膾美令人忽動故園思 夢繞家鄉萬疊山何年匹馬出雲間舊交漸去常虛座末吏無  
能學抱關壁上劍橫宵欲吼床頭金盡士無顏家貧竟乏謀生策投筆空懷昔日班 一輪皓  
月照當頭多少騷人易感秋三徑疎花嫌太冷一杯濁酒只澆愁登樓豪氣思黃鶴盟水閒情  
讓白鷗溢浦琵琶哀怨裡青衫有淚濕江州 天涼漸覺扇無功幾許繁華入夢中礎杵敲殘  
千戶月潮聲捲起五更風荒原時見秋燐碧斷壁曾經劫火紅騷眉羈愁誰共話隔隣約得白  
頭翁 極目關山自邇迤舊時營壘剩荒坡風前狡兔無餘窟雪外驚禽返故枝高隱豈容西  
塞釣被嘲那顧北山移人間不盡低徊事幾度沉吟首欲垂

鉢池山農黃天河次韻

極目荒城雪滿林高齋蕭瑟氣森森凌寒草木春難轉近海風雲日易陰好句忽傳豐歲玉清  
宵回憶早年心爲君淒切從頭訴如聽千家暮雨砧 鍾山秋繞石城斜擊楫滄江感歲華寶  
匣徒揮天外劍銀河難泛月中槎東溟有窟棲蛟鱷西極連村動鼓茄衫袖頻沾重九淚負他

藿菹滿園花 五雲闔闔散朝暉鳳闕峩峩接翠微幾度壯遊成蝶夢當時虛語說鵬飛 形  
庭射策千言薄瑣院論心百事違猶憶春明文酒會桃花三見鱖魚肥 爛柯山上看仙棋世  
事滄桑盡可悲天塹縱橫添賊壘兵符先後負清時城中城外金錢貴江北江南鐵騎馳從此  
蓬瀛隔霄漢科名雖好莫相思 歷盡崎嶇百仞山一官低首入雲間傳聞捷足爭當路飽看  
浮雲學閉關幾卷陳言慚墨守十年兵火送朱顏名山莫問千秋業誰許文章繼馬班 聞道  
狼烽出石頭三吳風鶴忽驚秋昆明有底終成劫滄海雖寬不洗愁避寇光陰憐病鶴謀生心  
事愧沙鷗無端歇浦終衰浦更向徐州望宿州 從軍三月亦何功難耐頽垣斷壁中有命早  
應飛露布不材何敢怨霜風螢光帶雨穿林碧鵲血曉春漬土紅還向茸城鼓雙槩昇平有象  
祝鄰翁 滇池南去接三迤萬里山程復水陂幸有詞人同栗里從來靈鳥擇高枝詩從鐵笛  
聲中和情爲成連海上移莫望邊陲憶鄉國祥雲終向九天垂

金華山樵陸少葵次韻

蒼然秋色到青林落葉蕭蕭萬木森風景天涯殊且暮城壘海氣變晴陰雕蟲未愜班生志老  
驥能知伯樂心十載蓬飄綠底事含愁寂寞聽霜砧 不覺飛騰暮景斜故園未返鬢先華狂  
來自賞凌雲賦老去難乘貫月槎黃浦東流消戰壘紫岡西畔靜胡笳萍蹤漫作依人計旅食  
頻年負菊花 竹籬茅舍照清暉滄海東南隱少微病燕經秋爭壘倦饑鷹掠食繞田飛浪遊  
落拓豪情減日飲無何壯志違爲憶萼鄉風味好尊前斫雪蟹螯肥 人間勝負似枯基起滅

紛紛助酒悲傲骨鍊憂思後餘生幸際中興時沉沉極浦雙魚遠漠漠長空一鴈馳自笑詩  
如秋影瘦蕉藏半鹿費追思 澎湖澄碧近無山遙指紅樓杳靄間十里菱花歌緩緩雙飛水  
鳥聽關關風髮霧髮雲生岫畫舫銀燈月照顏影事分明勞省記蓬萊仙侶舊仙班 夢魂飛  
繞大刀頭蓬轉他鄉又幾秋劫火難消離別恨眉峯長擁古今愁穩穩不舞羊公鶴浩蕩忘機  
海國鵝安得聳身凌岱岳煙痕九點俯齊州 醉鄉曾記老無功徐遜借來時一中三女岡前  
茅店雨萬年涇外布飄風烟凝暮景山山紫日照晴川樹樹紅恰喜天隨有家法隨緣且作信  
天翁 村連曲水路逶迤稻熟西風萬頃陂魚泳未嘗妨樂意鳥緬何必定高枝試騰天驥蹄  
聲起莫任飛鳴爪印移火急催詩應失笑夜深吟到燭花垂

鶴槎山農江伊人次韵

商飈掠地入長林不似當時夏木森無數丹黃辭故樹獨留蒼翠在松陰悲秋易動騷人感託  
興應知志士心好句傳來時浣讀清宵遺響答疎砧 客子光陰易日斜自憐垂暮惜春華紛  
紛劍佩圖麟閣渺渺刀環指鶴槎隔水無因同把盞登城有感聽吹笳陶家三徑今何在遙想  
東籬已着花 望海樓高照曙暉壯懷慷慨失卑微三千世界雙眸括九萬雲程兩翼飛塊壘  
未平初志在崎嶇難涉寸心違扁舟買得供垂釣楓落吳江蟹正肥 由來世事一枰棋得固  
尋常笑莫悲入海求仙原屬妄買山招隱定何時相逢談笑綠非偶商略襟期意欲馳今夜月  
明成獨望屋梁顏色有餘思 壯遊踏遍萬重山歷盡風塵到此間馬角且期生異日鯨氛曾

否息鄉關無詩何以舒愁緒有酒還當破笑顏聞說河陽花滿縣班生此去列仙班 醉把黃  
花插滿頭一年容易又逢秋才人祇合稱無忌仕女還宜號莫愁屈志何殊籠野鶴忘機始得  
侶閒鷗曠懷頗作離塵想一笑乘雲隘九州 大樹將軍不炫功白旄黃鉞有無中魯陽浪說  
能揮日諸葛何嘗得借風赤壁至今春水綠西山依舊夕陽紅飯牛汗馬成何事輸與長江一  
釣翁 倘促轅駒路邈迤爭如駿足下長陂憑他鴻博高千古幾輩蟾宮折一枝學術淺深宜  
自問命途通塞莫相移榮名孰若傳名好老杜詩篇百世垂

鶴溪漁隱賀少樓次韻

粧滿秋山出遠林天高氣爽倍昭森丹青畫本層層布蒼莽蒹蒲淡淡陰此日看花見佳色幾  
人聞笛動歸心已涼信是催寒近拂拭何堪處處砧 一聲嘹唳雁行斜老去悲秋感歲華去  
宇飄香誰折桂銀河無浪擬乘槎多愁碎滴桐間露遠思空悲塞上笳最苦白頭相對處瀟瀟  
飛雪點蘆花 仰看牛斗射光暉終歲勞勞賦式微十戰文場傷豹隱廿年客路羨鵬飛秦  
淮花月心猶戀京國風塵願已違宵雁南征煙水濶長途留意稻糧肥 放誕東山謝傅棋撫  
今追昔亦堪悲功名得失皆緣福寵辱推移總待時怡駭鷺鷹雄攫搏劇憐良驥範驅馳徒將  
心事隨明月秋氣蒼涼繞夢思 新來爽氣挹西山酷暑無權指顧間暮聽蟬聲寒驛路涼催  
蟲語喚鄉關壯心按劍冲奇氣知已傾杯動笑顏年少未能勤努力霓裳美詠眾仙班 一年  
幾見月當頭轉眼新秋又晚秋甘受沈淪誰受怨既添閱歷倍添愁梧榭敢詡爭鸞鳳萍跡還

宜近鷺鷥莫謂淒涼無可訴好同從事說青州 辜負蒼蒼化育功光陰多付笑談中久稽峯  
邨來今雨不為純鱸愧古風四壁徒看虛室白半生還避俗塵紅翻詩最愛憐新句一樹梅花  
一放翁 路透荒城自邁迤滿天明月照霜陂晚楓點染疑春色殘菊蕭條見傲枝海水搖空  
波浪遠關山常越歲星移耽吟倍昔終何補搔首躊躇老淚垂

醉禪外史林望之次韻

商飈瑟瑟動疎林秋到人間氣鬱森病馬嘶風歸野戍枯蟬咽露抱秋陰雞窗久已拋黃卷雁  
帛曾教寄素心最是閨人怨離別年年此夜擣清砧 江頭送客夕陽斜一曲騷歌感歲華菊  
釀此時愁倒酒銀河昨夜夢浮槎封侯欲棄班超筆却敵曾聞越石笳滿眼征塵今漸息西風  
鎮日對黃花 西山慘淡剩斜暉數盡寒鴉入翠微詩骨瘦從紅葉裏名心淡到白雲飛一燈  
兩夜秋心碎千里風塵壯志違最愛家山風景好墻頭一樹柿初肥 世事爭如一局棋名場  
馳逐總堪悲恨無寶劍酬知己愧乏高文答 聖時草檄未能嚴命討樗材終願効驅馳兔  
自自有崢嶸氣頌上中興慰我思 策馬曾看東越山自搜奇句錦囊間飽嘗風雪悲長道却悔  
琴書出故關偶檢征衫尋舊淚怕持明鏡照衰顏家貧祇愧謀生拙何日能儕鴛鴦班 潮聲  
一夜捲江頭多少詩情併入秋楓老吳江殘月冷柳衰瀨岸曉風愁尋花懶散如黃蝶盟水寬  
聞羨白鷗恨煞古來知己少持螯鎮日憶監州 愁多翻覺酒無功風雨蕉窗偶一中海上同  
看千里月江頭曾借半帆風夢孤別館霜華白望斷平蕪獵火紅安得扁舟隨處泊買魚沽酒

約漁翁 野燒隨風自灑迤更非嬾綠繡平陂猿啼楚峽人千里雁叫吳天笛一枝海角旌旗  
搖日落尊中歲月逐星移琵琶終古悲商婦安得江州不淚垂

瑯環主人尹遂軒次韻

西風吹遍秃枝林為感君詩意倍森氣象已分秋瑟縮天時容易變晴陰愁添楓葉離人淚夢  
繞蘆花故園心正是不堪淒絕處夕陽初起萬家砧 斗轉星移夜已斜男兒刺促感年華知  
人愧不期河柱作客何能泛漢槎白雪郢中聞雅奏黃龍鄉裏聞悲茄乘風未遂宗生志十載  
天南負菊花 雷翠城荒淡落暉桃花馬上勢將微諫臣紱策誰心奉上將空聞食肉飛伎倆  
已羞結襪短功名終恐請纓違那憐擊筑商歌苦贏得維摩骨不肥 注吾滇軍務聞賊中有  
杜小姐者投誠故有桃花句云 榮枯世路本殘棋不是歡來便是悲孤注已擲愁打却先憂  
何以慰匡時未應雕鸞干霄上可耐豺狼富道馳我似牧之多意緒著書端為杞人思 李廣  
威名似撼山南寧伯仲子淵問早聞塵靜三邊道佇見風清萬里關利濟英才接後踵歡迎婦  
孺亦開顏忽驚搖落商飈裏只有漁樵共一班 低昂際會幾搔頭本是逢秋又感秋白水有  
心尋舊侶青雲無路門間愁淒風苦雨飄鴻鵠逐浪隨波笑鷺鷥剩有豪情千百丈野烟一點  
辨齊州 不羨遼東白豕功生涯拚向酒杯中即身似慨龍鸞志世事衷情牛馬風木槿饒他  
隨意綠芙蓉應已解心紅獨將菱鏡挑燈照少壯須防漸作翁 九轉迴腸還且迤寸心飛  
碧雲陂燕聲上下家千里蛩語淒清笛一枝蓬梗無因飄更遠涵花已墮任推移自慚拙句難



云和壯志低徊首欲垂

前蒙 龍湫舊隱賜和八章格律蒼老音節悲涼雖老杜復生亦不過如是因已登申報  
茲不重錄

香海詞人又識